

《縫份》

今年清明，我本來要回台南的。

那天大雷雨特報，高鐵誤點，我媽打來說算了，改天再回去。她的語氣平淡且實際，甚至有著一絲絲「我說這樣就是這樣」的不耐煩，修剪了所有可能掉落的線頭。

我說好。掛掉電話，我從衣櫃裡翻出一件多年沒穿的外套。外婆當年親手縫製的，布料在燈下隱隱流轉著時髦的暗紋。我穿上，覺得右邊內袋有東西。

是一張折得四四方方的筆記紙。

攤開來，一面是抄寫的經文。

我看了一會，抓起手機拍照，頁面瞬間跳出說明：這是地藏王菩薩本願經。經文裡的幾個字瞬間像是飄出聲音，足以讓整張桌子陷下去。

我把紙小心折回去，讓故事從頭說起。

＊

說來荒謬，關於外公這個人，我對他最深刻的記憶，全是自己瞎掰的。

那年我八歲，因為偷藏大人禁看的武俠小說，被母親拖進家裏沒有窗戶、沒開燈、四周貼滿深藍色磁磚的廁所裡反省。她當時是這樣說的：因為你偏要看武俠小說。門關上後，我知道如果不找點事情做，就會被牆縫裡滲出的黑暗吞沒。於是我坐在馬桶蓋上，替我那從未謀面的外公，編出一場可歌可泣的臨終大戲。

他穿著一身西裝躺在病床上，伸出一隻佈滿老人斑的手，輕碰我媽。他說他真想再多活幾年，可惜啊，來不及了。他來不及看到我出生，但他想替我留兩句話。說著說著，他潸然淚下。

不過，他都自己淚下了，我這個還沒出生的人，心酸要放哪裡？馬桶上的我一陣尷尬，但馬上決定跟著來不及，一起淚下。

後來我才曉得，身世這種東西本來就是這樣。如果你自己沒有故事，你就會開始相信別人給的故事。你媽說的、算命仙說的、路上傳單發的，輪流搶佔你的人生麥克風。至於坐在馬桶上假哭，大概就是 myself 身為編劇的生涯起點。

有些家族羈絆不是靠血脈相連編織起來。血液不會自己跑出你的身體去找別人。但謊言會。每一段謊言都是為了人與人的關係量身訂做的。

＊

我的外婆開了一家洋裁店。招牌上「家庭洋裁」四個豪邁大字，是某知名書法家朱老師題的，他是外婆的老顧客，賜字那天特意派了四名他最好的弟子來照顧場面。那間洋裁店從地板、牆面，到偌大的工作檯，全鋪滿觸手生涼的白色大理石，氣派得很。外婆腰板挺直，包頭乾淨，穿著剪裁勻稱的衣服。她拿粉片在客人身上輕輕劃過，這裡一片領口、那裡一段腰身。每個人都能被她精準地裁成好幾片，再燙得服服帖帖。

「新年快樂。」每年見到她，我就只有這句話可以說。

外婆也不多問，只給我一個神祕的微笑，然後就轉頭跟我媽開始絮叨。我被遣到狹長房子另一頭，坐在一疊疊快比我高的《裝苑》雜誌旁邊。我假裝翻雜誌，其實是拉長了耳朵，尋思怎樣問出外公的故事。

我有兩個策略。一是用縫紉的話題博好感，但我手拙到連布娃娃都縫得身首異處。二是瞎說一通拉近關係，但只要踏入洋裁店，我媽就盯著我的言行，好像生怕我冒失說錯話似的。

那天外婆和我媽喝了三泡茶，檢查了兩件老客人衣服的縫份，討論了一個我聽不懂的門面裝修問題。我已經把整疊的每一本《裝苑》都看了七遍，實在忍不住了，沿著那條長廊，我開始在屋裡竄。

四下無人，竟是已經送客也沒人告訴我。我跑得更快，充滿了被擱置的不甘。

跑到樓梯邊上，一扇平時都關著的門竟打開了。

外婆拿著錢從外頭走進來，比起平常看到的她，多了一分我沒看過的厭倦感。我不知所措又收不住力，轉頭整個人撞上穿衣鏡。鏡子碎了一地，而我腿上被縫出一條像毛毛蟲的疤。

醫院走廊上，我媽一邊聽我哭嚎，一邊把我帶去的那隻破爛布娃娃縫好。針線歪歪扭扭。我邊哭邊說，「怎麼還那麼醜？」她罵我，「要是縫得太漂亮，那還像是你的作業嗎！」

從此我一進洋裁店，外婆連頭都不用抬，我媽的眼神就把我釘在原地。

*

但有另一次我媽沒看住我。

我陷入武俠小說中毒狀態，大人們為了避免我茶飯不思，把書都收到了我構不著的高處。但好巧不巧，我瞥見洋裁店工作檯後的小房間裡，似乎放著幾本薄冊。

趁著沒人注意，我一個尿遁溜進去。書不見了，那裡只有一排我從沒打開過的抽屜。

拉開一格，裡面放著一疊薄紙。最上面那張寫滿了字，筆跡極其工整，甚至有些刻意，像是一筆一劃刻進紙裡去的。我試著拼湊。

「南無……大願……地藏王……菩薩？」

我媽忽然衝過來，從我手裡奪走那張紙。動作太快，紙的邊緣劃過我的指腹。她拽著我回到客廳，把紙塞回外婆手裡。

「妳又開始了。」我媽說。

外婆沒抬頭，伸出長年被頂針磨得粗糙的手指，細細地將那張紙摺好。

「妳每次都要抄這個，」我媽越說越氣，「妳要拜的人、要還的債，難道還不夠多嗎？」

我站在那裡，感覺空氣越來越乾。我媽還緊緊抓著我的手，指甲陷進我的肉裡。

「不需要讓孩子待在這裡。」外婆終於開口，「把她帶回去吧。」

我媽轉頭拉著我走，臨門前丟下一句，「她已經八歲了。我不要她以後跟你一樣。」

外婆默然。她坐回那張偌大的大理石工作檯前，拿起粉片。

她畫出的線向來不可能歪的。但那天在我的斜視裡，那條粉線歪得像一條蟲在掙扎。

回到家後，我被關進了廁所。我媽的理由是武俠小說。

＊

我媽不容易親近。

她發脾氣像午後雷雨，劈頭一道，沒什麼預兆，雨停了也就沒了。她從不記得自己罵過什麼。她記得的事情很少但清楚，比如我國小三年級導師的姓氏，卻不記得她親阿姨的全名。

「過去就讓它過去。」這是她的口頭禪。

她的「讓它過去」自成一格，像是在車陣中把一輛破車硬擠出窄巷，或是因為忘記帳號密碼，在客服電話裡吼半個鐘頭。如果門口有車並排擋住去路，她會下車，用鑰匙在人家車殼上刮出一道長長的白線。

別人過不去，她總能過去。

所以我以為她什麼都能給我答案。

但當我從學校帶回社會課的問題，問她什麼叫白色恐怖，她只是叫我去練直笛。她轉身走進廚房，洗完一籃龍鬚菜，再洗一籃皇宮菜，隨後哼起歌。

無論是在廚房，還是在客廳整理收據與保單，甚至她忘記我還被關在廁所的時候，她都在哼歌。聲音忽大忽小，斷斷續續。我聽了好多年才聽出來那是同一首曲子。

那首歌叫〈海燕〉。

我問她海燕是誰唱的。

「李香蘭。」她說，「妳外婆很喜歡。她以前唱得比唱片裡的歌星還好聽。」

她說話時正在剝毛豆，豆子規律地落進塑膠盆裡。那時我還不知道，海燕是一種不停飛翔、沒有落腳處的鳥。

＊

一個月前，我回老家幫我媽整理儲物間。

外婆過世後搬回來的東西一直沒動，直到我媽迷上重訓，要把房間清出來。

我們蹲在地上，把箱子裡的布一匹匹抖開。全是進口的。蕾絲、刺繡、織錦，有的鑲了金線，在昏暗的下午閃著一種不合時宜的光。我從沒看過這麼華麗的布，跟外婆平常穿的那種乾淨素雅的風格截然不同。

「外婆以前做衣服有用這種布？」我幫她抽出厚厚一匹的寶藍色緞子。

「不是買的。」她說，「人家送的。」

那緞面光滑細緻，看不出來已經放了三十年以上。

我心想外婆的客戶真是大手筆，也許會做生意的人都這樣。

「妳外婆年輕時，其實是寶美樓的紅牌歌女。」

歌女？我記憶庫一下子構不到邊，大腦到處搜尋著寶美樓又在哪裡。

「水仙宮市場旁邊圓環那棟歐式建築，妳有印象吧。改過開婚紗店，前陣子又換人了。」

那可是我每次回台南都要去報到的市場。這種認知的衝擊太大，大到我只能發出那種日本綜藝節目裡、極其誇張且空洞的驚嘆聲。

「欸？！我怎麼都不知道！」

我媽沒理會我廉價的驚訝，她把寶藍色那匹布推到一邊，面無表情繼續說下去。

「就是這樣，」她把寶藍色那匹布推到一邊，面無表情地繼續說。「我結婚那天，你阿統叔在喜酒上打聽，『親家母以前是不是在寶美樓？我朋友帶我去看過她表演，唱得是真好……』」

我抬起頭。

我媽繼續抖開下一匹布，手勁很大，空氣中揚起一陣灰塵。我打了噴嚏。

「從那天起我就決定，再也不在婆家提到原生家庭的事情。」

她邊說邊檢查著手裡那匹花布的布邊，估量著若是作件洋裝，袖口要接什麼。一個永遠縫不上的傷口，她要看它能不能做出袖子。

＊

外婆十一歲離家，再也沒回去過。我媽是這樣說的。

那是一個家道中落的故事。外曾祖父被日本警察打死，身為地方仕紳的體面碎了一地，十一歲的外婆成了累贅，送去遠房親戚家當養女。第一天夜裡，男主人的弟弟帶著酒氣進門，要她換房過去「幫忙」。

那家稍長她幾歲的表姐衝進來，給她製造了一個空檔。她撞開門，沿著夜路死命跑，跑到有燈光的地方，卻被另一群號稱接待孤兒的人帶走。接著是掙扎、挨打、再掙扎。最後，那些人把十一歲的她推進一間漆黑的房間，鎖上門。

黑暗裡，她不知道該去哪，著急地敲著牆，手都快敲破了。

我媽說到這裡，手邊摺布的動作沒停。我握著那塊布，接不上話。

「那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就被轉手，送去寶美樓了。」

「她在寶美樓做什麼？」

「唱歌。」

「就只是唱歌？」

我媽抬起頭看了我一眼，看的時間比平常都久。

「就只是唱歌。」她說。

我抓抓頭問，「那妳去過寶美樓嗎？」

*

寶美樓是一棟四層樓高，當時罕有的洋式建築。

賓客們不必爬樓梯，只要搭乘電梯，電梯門一開，世界便以華麗的方式展開。牆上掛滿名流官紳贈送的字畫，空氣間流動著魷魚螺肉蒜、紅蟳米糕的酒家菜香氣。

那一夜，二樓拆了隔作包廂的屏風，三百人的大宴。前頭坐著幾位美國新聞處的客人。文化界的人領路，帶了一個美國報社記者和一個負責亞太方向的官員。陪客裡最年輕的一位坐在他們中間，負責把觥籌交錯的現場譯成英語。他一身嶄新洗鍊的白西裝，與周遭挺著肚臍、吆喝點酒的商人相比，顯得格格不入。

一片奢靡喧囂中，一個清瘦的女子來到舞台中央，從西洋歌曲開始唱起，一路唱到〈海燕〉。所有人都安靜了下來。

她退到後台休息時，滿臉通紅的商會會長為了顯擺，突然抓起一杯白蘭地走向台邊，要她過來敬美國貴客。

數百雙眼睛盯著她。她身上那件旗袍是自己改過的，領口收得嚴絲合縫，她的拒絕也是。商人的臉沉了下來。

這時，那個白西裝男人起身，輕輕撥開人群，走到商會會長身邊，用一種優雅且不容質疑的手勢接過那杯酒，一飲而盡。接著他轉身對那些美國官員說了一句玩笑話，引得全場哄堂大笑，僵局瞬間被他順過去了。

她看了他一眼。那種輕巧，她真想學起來。

收工後，他在後門等她。他沒有劈頭要求認識，也沒有稱讚她的身段，只是遞來一張摺得四四方方的紙條。

紙條上是〈海燕〉的歌詞，字跡端正。

她笑開了。

回去後，她把紙條夾進她識字用的字典裡。那是在時代裡，唯一一段沒被生活磨損掉的溫柔。

*

「我去過寶美樓。」我媽突然開口。

我回過神，看著她。

「我念國小的時候，我阿嬤受傷，那天沒人帶我，你外婆只好把我拎過去。」我媽說，「裡面好多女人。我走進去的時候，她們都在笑，還會蹲下來摸摸我的臉，喊我長得好看。」

「那他們還滿親切的嘛。」

「那當然，她們都很怕你外婆，她就像她們那些女孩子的大姐一樣。」我媽的眼神一下子把我們帶到寶美樓裡。剪著清湯掛麵學生頭的她坐在一張高腳椅上，看那些女人走來走去、打扮忙碌。她們有的對她回頭笑，有的塞顆糖到她手裡。但我媽一顆都沒吃。

「最後是一個阿姨牽我出去的，說要送我回去。」我媽說，「我一點都不想。我才十歲，學校有家庭調查，每次老師、同學問我你爸媽在做什麼，我都要想新的答案。我跟那個阿姨說我自己會走。她真的就讓我走了。」

不考慮搭公車嗎？

「我那天忘了跟大人拿零用錢。反正跟著站牌，從寶美樓走啊走，其實怕得想哭，也不知道腦筋動一動跟司機說一下。走到家的時候，天都黑了。」

她說的時候沒看我，手裡那匹豔紅色的布攤開時滿是皺摺。

＊

外婆那本舊字典後來旁邊多了一兩本書，再變成一個小書架。他每個禮拜來，每次散場後都在後門等她，有時候帶一本書，有時候帶一袋桂圓。他說他在大學裡教書，有時參加研討會多認識一些朋友，但誰都知道那是個說法。他不問她私人的事。她也不問他真正在做什麼。

那個時空下，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安全。

在赤崁樓附近的舊式茶館，他指著她寫過的紙條，糾正她另一個字的部首。她說你這樣很煩。他說識字哪有不煩的。在巷子盡頭，他把她拉進門洞躲雨。他們站在門洞裡，看雨打在對面的紅磚牆上，落下點點痕跡。他教她跳美國人流行的交際舞，她跳了兩步，反過來糾正他的步法。

寶美樓的客人裡什麼都有，她什麼都會。

＊

有一個下午，他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名片。日本一個老牌唱片公司的人，最近來台訪問，美新處安排幾場文化交流。那個人聽過她唱歌，問她要不要去東京試試。「妳還年輕，」他說，「他們看好妳。」

那位朋友在台南只待三天，他告訴她，如果有興趣，他會陪她一起去聊。

那天晚上她回到寶美樓，坐在化妝間坐了很久。

最後她告訴對方說，去那麼遠的地方，她會怕。

她沒說的是，她早就被賣過一次了，「遠」這個字對她來說特別不一樣。

他點點頭，把建議全都放回口袋。沒有再追問。

後來姐妹們七嘴八舌地問她，如果她當時去了東京，現在會在哪裡。

她想不出來。沒去過的地方，連想像都想像不準。

*

那個男人有風度又瀟灑，偏偏還有家室。

我媽是後來才告訴我的。她說那個男人有太太，在大學教書。報紙上偶爾會出現他和夫人的消息。外婆把那些剪報一張張收進抽屜。

「那個年代很多人這樣，」我媽說，「心知肚明，不點破，日子才過得下去。」

可人不點破，總還是有別人會找上門的。寶美樓照常營業，外婆唱完歌鞠躬下台，幾個警察來找她打聽事情。問她對美新處有多了解。她花了番工夫，才拼湊出美新處發生了爆炸案的事。

那男人託人捎信來，說他該走了。他不能不走。

他還說，跟我走吧。我能想辦法把妳和孩子都帶過去。那邊有人可以接應。

外婆沒有立刻回答。

她一夜沒睡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去找了女兒。

*

我媽記得她十歲那年有一天早上，外婆異常溫柔地抱著她坐在房間裡，問她，媽媽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，妳跟不跟？

她媽媽從來沒用這種聲音跟她說過話。

我媽那時候已經知道那個男人有太太。她在寶美樓的高腳椅上聽媽媽的姐妹們說過。她已經懂家庭調查表上「父親職業」那一欄該怎麼編。她也已經從生活的縫隙裡懂得自己是個拖油瓶。

她用力搖頭。

不要去美國繼續當拖油瓶。不要媽媽繼續被人指點。不要。全都不要。

她記得媽媽看著她笑了。那樣的笑，在跌倒了不能哭的小孩臉上，在被罵了不能還嘴的店員臉上，在電視上輸了選舉的人臉上都出現過。

「好，那我們就不去。」她媽媽說。

她那天以為是她救了媽媽。

*

那麼我親生外公呢？

已經三十歲的我再也無法靠著編故事止住疑惑，又找了機會問我媽。

「妳倒是說說看，你記得他多少？」我問。

「有一次我問你阿姨，你外婆最小的妹妹。她人很單純活潑，沒想那麼多，就帶我上街，憑印象一家一家店地問。她說她記得長相，也記得他們家在經營布莊。」

「布莊？！」

「但我們找了一個下午，沒找到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不知道消息怎麼傳回去的。我那天回家，你外婆把我叫進房間，關上門。她扔了一把布剪到桌上。說我要是再問，不如去死算了。」

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動作沒停。她又在剝毛豆，豆子規律地落進塑膠盆裡。

「從那天起我再也沒問過她。我也不敢再去找你阿姨。」

「直到我結婚前一天。」她說，「我在試穿你外婆給我做的嫁衣。她在後面收針，突然問我，要不要讓妳父親到場？」

「妳怎麼回答？」

「是妳妳會怎麼做？明天就要結婚了，妳是要怎麼公公婆婆交代？！我說不要，千萬不要。她點點頭。那就是我最後一次的機會，再也沒有了。」

「他姓什麼？」我不死心地問。

她說了一個姓。一個很冷僻的姓，我們學校每一班都沒有那個姓。我媽的語氣毫不遲疑。

後來我每次在路上看到那個姓的招牌，總是會多看一眼。

*

我還有一件事是長大以後才慢慢聽出來的。

我媽小時候沒有跟外婆住。她被寄在鄉下，跟外婆的媽媽，我外曾祖母一起住到中學才回外婆身邊。她說鄉下的外婆煮飯給她吃，從來不打她。

外婆那十年在做什麼？她在台南，跟我舅舅住。舅舅小我媽兩歲多，同父同母，他一直跟在外婆身邊，沒有被寄出去過。

我問過她，妳會生氣嗎？為什麼妳被送走，妳弟弟可以留下來。

她說，我那時候只覺得鄉下比較沒有人罵我。我聽我弟說，他小時候很怕媽媽，媽媽對他兇得不得了。語氣有點像在替我舅舅抱不平。

不過她從來沒有替自己抱過不平。

*

我國中的時候，在國文課上寫了一篇短篇小說。當週的作文題目是〈我的老師〉。我寫了一個老師，有點神經質，有點愛面子。我還埋了幾個我自以為高明的反諷。

那篇東西被當成「影射」。

我被叫去訓導處。後來記了留校察看一支。

那天放學我回家，我媽什麼都沒問。她叫我洗手吃飯，還是平常那一套。

大學的時候，我在某個同學家吃飯。那個同學的媽媽認識我國中那個老師。她邊夾菜邊說，妳媽當年厲害。

我壓根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。

「妳那次留校察看的事啊。妳媽到學校把那個老師罵到出來，當著教務主任的面罵，罵到那個老師後來主動撤掉處分。連校長都不敢攔。」

我回家問我媽。

她說，有嗎，我忘了。

她可能是真的忘了，而不是不想承認。但我那天忽然想到很多片段，她下班回來臉色不好、她吃飯時不說話、她把我關進廁所的那個下午。我從來沒想過，她可能不是在生我的氣。

＊

在爆炸案之後，外婆做了選擇。

她不只是沒有去美國。她不唱歌了，用那人留給他的首飾與人脈，開起洋裁店。

她哼〈海燕〉。在她以為沒有人聽見的時候。她哼給自己聽，也哼給那個她沒有去找的人聽。反正他在大洋的另一邊。反正他聽不見。

但那間洋裁店在某個尋常的日子裡被收得一乾二淨。

外婆中風了，走路不方便。我媽帶我去探望她時，她依舊頭髮梳得整齊，從屋裡慢慢走出來，問我在做什麼。

我說在寫各式各樣的故事。

她神祕一笑，告訴我，故事要說得好，要知道哪些東西該剪掉。

我以為她只是把日常的剪報行為和寫作混為一談。

她把長衫換成道服，把工作檯擦乾淨，改成神壇。

她開始抄經。一張接一張，一年又一年。

又有一天，她離世的消息傳來，一如她剪裁的布料，乾淨俐落，沒有留下一絲多餘的線頭。某個清晨，她倒在床上，一句話也沒留下。

＊

外婆喪禮辦完後，我媽不等我們其他閒雜人等插手，一個人賣力把整間屋子的東西清得乾乾淨淨。

書架旁除了字典、裝苑，還有一疊筆記本。

她翻了一下筆記，沒翻很久，就把那些東西全部捆在一起，拿去回收了。

她點著回收來的錢，我問那內容物是什麼。

「妳外婆晚年想寫她以前的事。寫得很亂，沒有頭緒，留著也沒用。」

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是我熟悉的那種、看得比平常久的眼神。

「我說過去就讓它過去。她偏不要。我叫她扔掉。」她說。

那天晚上她煮了一大鍋毛豆。我們一起剝了一整晚。

＊

我開著車，載著我媽，還有剩下要送去做衣服的布。

車裡一陣沈默。我打開廣播。廣播裡放的是〈海燕〉。

「我歌唱，我飛翔，在雲中，在海上……」

她沒有伸手把它關掉。

「我歌唱，我飛翔，風在號，水在漲。

啊……烏雲密布天空無光，我的眼中充滿渴望……」

我們經過好多公車站牌，經過開著一整排黃花風鈴木的街道，經過那個圓環。寶美樓曾經在的地方，現在是座暫時封閉的整修中建築。

經過一個公車站牌時，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女孩站在站牌下顧盼，瀏海被汗黏在額頭上。她看起來等了很久。站牌旁邊有兩三個男孩，看樣子是想找她麻煩。

我媽給我一個眼色。

我把車開上前。